



# 寻访老字号

李曉

我生活的重庆,这个大山大水环抱的大都市,幢幢高楼抬高了城市的天际线,还有多少家老字号,在时代的风中林立?

在一本出版的《重庆老字号地图》里,我们看见这个都市里有注册的“中华老字号”17个,“重庆老字号”88个。在这些老字号中,以餐饮、小吃居多,比如老四川、桥头火锅、颐之时、玫瑰米花糖、白市驿板鸭、冠生园、黄花园调味品、永川豆豉、忠州腐乳、张鸭子等。还有眼镜行业,如精益高登眼镜等。这些老字号,承载着重庆人的记忆,也是重庆城绵延的文脉。

我的朋友汪老二,是一个重庆城里的吃货,他对重庆城里老字号的馆子如数家珍:渣渣老火锅、老太婆麻辣串、胖妹面庄、老来福汤锅、李老五口水鸡、藤椒钵钵鸡……汪老二一口气能叫出60多家这个城市老字号的美食馆。在他的脸上,刻画着这些老字号美食馆的城市地图。每当外地朋友来访,汪老二就兴致勃勃自告奋勇充当美食向导,那几天,汪老二敞开心扉,同客人一道饕餮了。

不过,这个都市里,还是有许多家老字号,在风中吹散了,天幕下,那些老字号永远地告别了。

我想去一家老字号里打酱油、买盐巴,去老字号食品店里买八宝菜、酱肉包子,或者是去老字号药铺里给三婶娘抓一服治风寒的中药。请问老先生,这样的老字号还有吗?这是我在城里独自发问。

深入这个红尘滚滚的都市,曾经大红灯笼一样高高挂起的老字号,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,早已冰棍一样渐渐融化。喧嚣的市声,水一样流进雕梁画栋的老字号,让它不得不脱下华贵的披风,拉开市俗的帷幕。

城里的老字号,让我们怀念从前那些天蓝蓝风清清,羊群漫游草原的岁月。那时候,老字号是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黄葛树,是心上歇息的一片阴凉。那

时候,市声没有这么喧嚣,风尘也没有这么大,灯火也没有这么炫目。老字号,像一位慈祥的长者,捋着胡须,笑意盈盈敞开怀抱迎接源源而来的四方八客,整个城市,因为拥有老字号而呈现出一派祥和清明。

那时候,我那故乡小城,还是一个县城模样,隐藏在曲里拐弯的老字号,随意而简朴,却不失大家气度。店铺里老先生们清脆悦耳的算盘声,伙计们笑嘻嘻的神态,让老字号焕发出慈爱柔和的光彩。老字号雍容富态,笑迎天下客。老字号的旗帜,猎猎飘扬,连风也是醉人的。人们粗茶淡饭,却不能没有老字号,老字号是安抚我们内心的一处怡园。“张三豆庄”、“李四茶楼”、“王五布坊”、“桃园包子”、“周毛格格”……这些老字号的名字,激起过我们多少温馨的涟漪呀。多年以后,我们甚至还清清楚楚记起那些伙计们的音容笑貌,那老字号的气味,记忆在我们最初的味蕾

里。

今天,我们去寻访当年那些老字号。想象中城门开启,还有多少老字号的身影依旧?寻寻觅觅,偶尔找到一家老字号,但进门之后,昔日的光彩黯淡,爬上黑漆漆的阁楼,用手一摸扶栏,尽是一把铜锈,老字号们早已威风不再。不少残破的红砖碧瓦,依稀可见其华贵风度的老楼老店,也已改换门庭,旧日的“金字招牌”不在,换上了“××休闲茶楼”“××宾馆”的门牌。踏着一条青石板的小巷,想去一家老字号楼里买一双千层底布鞋,早已踪影全无,代替的是冲天高楼。那些地方灯光闪烁迷离,音乐缠绵缱绻。

然而,在这个城市里,我们还会怀念老字号,想去茶馆里泡一杯茶浮起对往事的漫忆,浮起对老字号的亲切温暖。我们怀念老字号,就像怀念我们这个城市最初的拓荒者,怀念纯朴祥和的气息。我们没法把那些经典的老字号从记忆里推倒,它早已在我们心里触满长长的根须。

我们寻访那些消失的老字号,也是对一段城市历史的用心挖掘,老字号,它隐藏在城市的老城墙边,发出古老的幽幽光芒。

# 崑山古碼頭

禹正平

染墨流年,岁月静美;码头安然,涛声依旧。

崑山古码头,始建于北宋初年(公元961年),离县城不到3公里。整个码头古朴端庄,呈半圆形卧在江边;拾级而上的32级台阶,都是5米长,10厘米宽的青石麻条砌成;码头左边有两个系船墩,右边立一座风雨亭。这里曾是夫夷江两岸重要的水陆码头,一度是湘桂边陲重镇及物资集散地,也是兵家必争之地,南宋抗金将领杨再兴的义军曾在此驻扎过,江忠源的楚勇曾在此驻扎过,刘坤一的团练曾在此驻扎过,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新宁曾在此驻扎过……

穿过岁月的风雨,1938年11月初,这里走来了当代著名诗人艾青,他应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彭一湖之邀,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推荐来到新宁,担任高年级的国文老师。当时的校舍就设在夫夷江畔的刘氏家庙内。上课之余,艾青爱上了崑山的山山水水,他游将军石、登八角寨、观辣椒峰……经常从这个古渡口坐船过江。一天,当渡船又一次撑过江心时,艾青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,吟出了“桂林山水甲天下,崑山山水赛桂林”的诗句。

至今,古码头留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清末年间,一位书生和一位村姑在这个码头偶遇,他俩脚踩后脚上船。当时,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,对岸的古渡亭边桃树成林,微风徐来,桃花灼灼。

村姑面若桃花,书生金榜题名,江面清明日丽,他俩的身影双双倒映水中,微波荡漾,若即若离。千年修得同枕头,百年修得同船渡。绿船碧水之中,村姑和书生心里涟漪荡漾,脸上却静如止水。当渡船泊岸,村姑站立未稳,一个趔趄,身躯猛然向前倾去,书生眼明手快,轻轻扶住村姑,缓缓将她搀下渡船。望着渐行渐远的村姑,一种甜蜜的惆怅,蛇一样游走在书生残留着村姑体温的双手之中,骤然间,书生文思泉涌,随口吟出:二八佳人走碧流,书生偶遇此船中;轻轻挽下桃花岸,默默无语各自羞……

如今的古码头,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洗礼,早已回归宁静,但它古朴的身影,峥嵘的岁月,美好的往昔,却使人难以释怀,感叹不已。



苏醒

李昊天 摄

## 长篇连载



# 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“嫂子”?自己与她是什么关系,这样攀亲拉故未免唐突。“师傅”?她是否忌讳自己是个煮饭的?“同志”?太一本正经,生硬硬的没有一点亲切感,难免引起不快。“领导”?说不定产生误会,以为挖苦调侃……他的大脑处于紧急状态,额头上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。

“你怎么啦?”女人惊讶地看着他。“没什么,天气真热。”王敏之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,挤出一线笑容。

“你找谁?领导一个也不在家。”女人转身进去了。王敏之呆立一会,灵机一动,到附近商店买了瓶好酒和两包点心送进去。女人正在看电视,冷淡地看

着王敏之。王敏之将东西往茶几上一放说:“想请李秘书帮帮忙。”

“是评职称吧?”

王敏之憨厚地笑着点了点头。女人叫王敏之把名字和学校写在一张纸上。王敏之照办了。女人把纸条塞进装礼品的尼龙兜里,提到内室去了。

从联校出来,王敏之心中有着古怪的舒坦,想不到送礼这样简单,将东西往别人面前一放,什么话也不用说。

去张校长家是一条能通拖拉机的土路,坑坑洼洼。王敏之骑着车,艰难地选路而行。没有一丝风,路边田里的禾叶子也不动一下。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,王敏

之向右一拐,让出道来。自行车猛地蹦跳几下,把他颠下车。摩托车急驶而过,后座上那个人朝他笑,觉得很面熟,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突然,脚边有“滋滋”的声音,低头去看,自行车的后胎正在瘪下去。

王敏之推着车往前走了一段路,看到一个商店,就去买东西。张校长既爱烟又爱酒,买了一条翻盖白沙和一瓶开口笑酒。数钱时,他又踌躇了。联校一个正校长,四个副校长,还有业余教育专干,人事秘书,会计,出纳,三个屁股上戴帽子退二线的,个个菩萨都得烧香,只要其中一个菩萨作怪就会坏事。王敏之不得不盘算口袋里的钞票,无奈之下,把烟退了,买了两包好点心,用尼龙袋子装了,托店老板招呼自行车,就朝张校长家走来。

王敏之顶着火毒的太阳,匆匆而行。前面的树叶动了动,心想,有凉风了,急步朝那风儿迎上去。当他走到树面前,却没有风,树叶子耷头耷脑的,一动不动。扭转身去,却看到身后十几米远的树叶在轻快地招展,似乎故意朝他做鬼脸。

该死的风,竟绕着他过去了!继续往前走了一段,终于来了一阵凉风,那种快意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太阳眨眼间没有了,一团乌云罩在头顶,像翻滚的浓烟。浓烟迅速弥漫,铺成了黑色的天幕,低低地压在旷野上。刺目的闪电将黑色的天幕劈开,一条火蛇在浓烟中一窜,很快又消失了。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,硕大的雨珠“扑扑哒哒”砸下来,在发烫的路面上砸起一片白烟。

周围没有避雨的所在,王敏之加快脚步往前赶。雨越来越密,扯天扯地的直落,织起一道无边无际、密密匝匝的水帘。衣服全湿透了,他将礼品兜紧紧抱在怀里,这些是万万湿不得的。黄泥路面经雨水一泡,松软软的,鞋底粘上了厚厚的泥块,根本无法迈步。把凉鞋和袜子脱下,赤着双脚往前走。裤管拖扫在地,绊住脚,迈不开步子,像小脚女人似的,一步一摇晃。雨水蒙住了眼睛,看不清楚道路,两手又不空,无法擦拭,只好狮子摆头,不断地把雨水甩掉。

(129)(未完待续)